

沈燮元先生纪念专栏

人间故人去，天堂仙客来

□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3月29日，去文化和旅游部开会的路上，不经意看手机朋友圈，赫然发现沈燮元先生早晨8:22故去的消息，不由潸然泪下。本来3月中旬听闻先生肺部感染，经住院治疗已在恢复，16-18日在南京出差，想去看望沈先生，又担心万一带菌影响先生恢复，便未贸然拜谒，谁想等来的确是永无再见机会的噩耗。这一天回忆、纪念沈先生的文章“刷屏”，从青年学者到学界前辈都在纪念这位“南图扫地僧”。我是三十二年前初见沈先生的，和沈先生的交集主要是两个阶段，一是沈先生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总目”）编纂，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一是您做《士礼居题跋》让我帮他核对。如今一段段往事仍浮现在眼前，而沈先生已去了有书的远方。

我是1987年大学毕业到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进入善本特藏部（2008年起与分馆合并，改称古籍馆）善本组工作的。那年冀淑英先生从英国访问回来，在善本组第一次见面，知道冀淑英先生在组织编纂“总目”，完成周总理的遗愿。没想到之后不久，我被善本组委派协助冀先生工作，有幸给编纂“总目”的前辈们打下手。在“总目”日子尽管时间不长，但却经历了在文津街馆区、白石桥馆区行政楼、白石桥馆区业务楼三个阶段。

“总目”条件很简陋，核对信息主要靠前期发函，必要时到现场去核对版本。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办公室核对卡片，排好条目顺序。一直在“总目”的有冀淑英先生、丁瑜先生、陈杏珍老师，后来因集部体量最大，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完成了子部后来北京又加入集部的编纂。在一个办公室得以每天看到先生们严谨认真的工作，彼此尊重的和谐相处，沈先生、丁先生对于副主编冀淑英先生总是恭敬有加，遇到问题都会说：“冀大姐，您看这个是个什么情况，这么处理怎么样？”

和沈先生接触，老人家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工作中的严谨认真外，更多的是有趣。他离开家，只身在北京工作，住在图书馆招待所。于是，工作之外喜欢和年轻人聊聊天，甚至“调侃”，有时喝点小酒，还时常聊起影视明星，甚至一些八卦新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请年轻人陪同买衣服，买完后又调换，也会有年轻人打趣他。一个事印象最深刻，就是沈先生买书的时候要把那个书架上所有的余货全部过一遍，挑选出最干净的一册，书上不允许有一点瑕疵，显现出他对书的真爱。沈先生身上有很令人难忘的孩子气，记得一次周一上班，沈先生眉飞色舞地对大家说，丁公（指当时一起在总目办公室的丁瑜先生）请我去荷花市场吃东西了，印象中吃的东西里有茶汤等北京小吃。现在回想，常年离开家独自生活工作，是书和朋友让他的生活不显得那么孤寂。或许应是当年尤袤对书“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的痴爱心态吧。

当年完成“总目”辅助工作后，从1991年，我回善本组开始做宋元机读目录，详细著录宋元古籍的信息，有版式、藏印、避讳、刻工、序跋……，宋元古籍珍贵，经过的藏家也

多，第一次做这样的著录，书上藏印累累，很多印章认不出来，更不用说去厘清其递藏关系了。身边有沈先生，他或者直接说出是谁的印，印主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藏家，或者告诉我去查哪本工具书。他口音很重，有时听几遍才能听懂，他便很耐心地再说一次。有一次他说这个你去查一下“chou文”，我猜了半天也没明白，后来才反应过来是“籀文”。他的大脑简直就是超大存储的古籍知识库。两年多我在库房一叶叶翻阅宋元本，逐一完成著录，在冀先生、沈先生、陈杏珍、王玉良等老师的指导下，奠定了一辈子的专业兴趣和学术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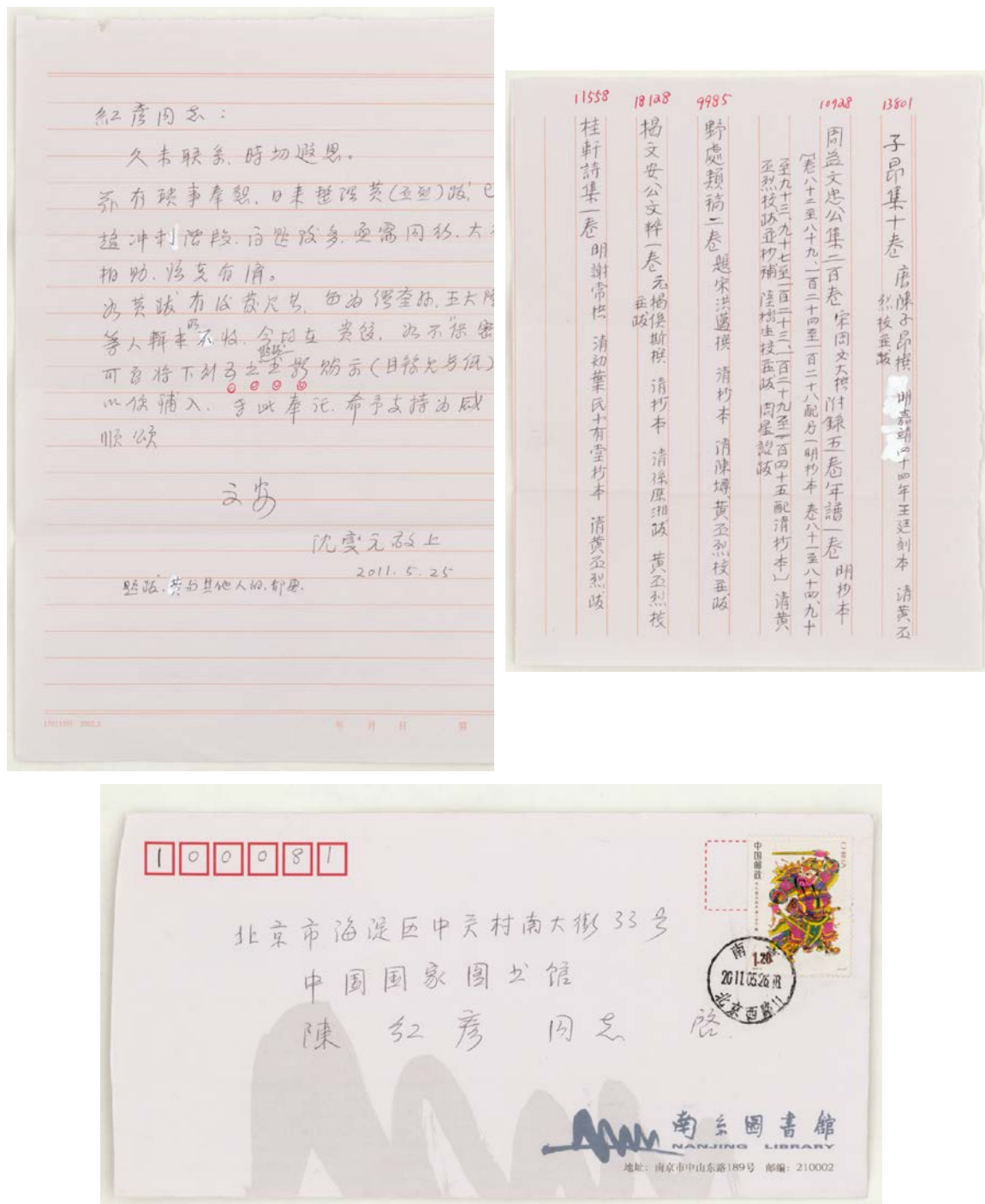


图1 2011年5月25日沈燮元先生来信及附件

和沈先生的第二个交集，是他的“黄丕烈”。其实，清代以来就已有前辈做过《士礼居题跋》，但都不够全，也有不少错漏。沈先生发愿编纂一个更加全面、完善的版本。2011

年我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回到古籍馆担任主任，这年起，沈先生经常会来信让我帮助查核黄丕烈的跋文。开始是用信函的方式，2011年5月25日的信中这样写道（图1）：

红彦同志：

久未联系，时切遐思。

兹有琐事奉肯。日来整理黄（丕烈）跋，已趋冲刺阶段，问题较多，亟需同行大力相助，始克有济。

如黄跋有后发现者，每为缪荃孙、王大隆等人辑本所不收，今均在贵馆，如不“保密”可否将下列五书题跋书影赐示（目录见另纸）以便补入。专此奉托，希予支持为感。

顺颂

文安

沈燮元敬上

2011.5.25

题跋，黄与其他人的都要。

沈先生的语气令我后背冒汗。于是我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沈先生所托，呈送先生。

2012年5月6日的信中写道（图2、图3）：

红彦同志：

此次来京，都很顺利，但因时间关系，留下了二大遗憾，一是没有见到丁公，二是没有看到一本书，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今寄上书目一纸，一共九部黄跋的书，都要书影，除菟翁外，其他人的题跋都要，因和书都有联系。

是否请您分给有庆、赵前、济宁（注：应为际宁）三位同志，一人三部，这样比较快捷，书影拍好后由您集中再寄给我，黄菟圃题跋，国内的都集中在北图，所以好求助贵馆了。专此奉托，顺请

文安

沈燮元敬上

2012.5.6

附黄跋书目2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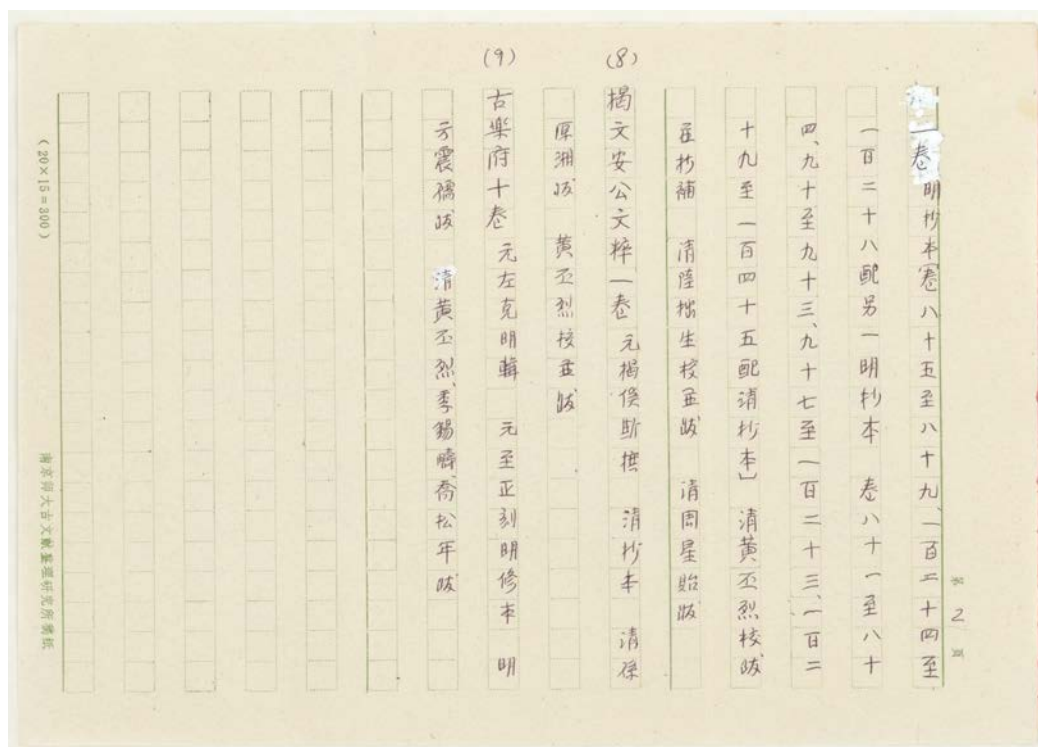


图3 2012年5月6日沈燮元先生来信附件

其后沈先生的信便更加频繁，2012年7月2日、5日三天间便两次致信。并特别希望请水平较好又细心的女同志代校，用死校的方法标明，以便他做判断。信的频次，也让我感受到沈先生对完成此书的急迫心情。

因公务缠身，恐耽误沈先生进度，我把校对的事交与善本组的李文洁，基本上是沈先生信一到便下库查核，于是反馈速度和质量让沈先生更加满意，沈先生在信中特别致谢(图4)：

红彦同志：

您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不知怎样感谢您才好。

今又寄上待校目录十七页，请校后仍将原件寄还我。

其《〔咸淳〕重修毗陵志》书影贰页上下文似接不上，请校字同志核实一下，是否有脱文，还是我对原文没有读懂。上次校的很好，我很满意，最后还是请那位继续下去，以便将来我好酬谢她。专此顺请

夏安

沈燮元敬上

2012.7.28

可否将校勘同志的芳名见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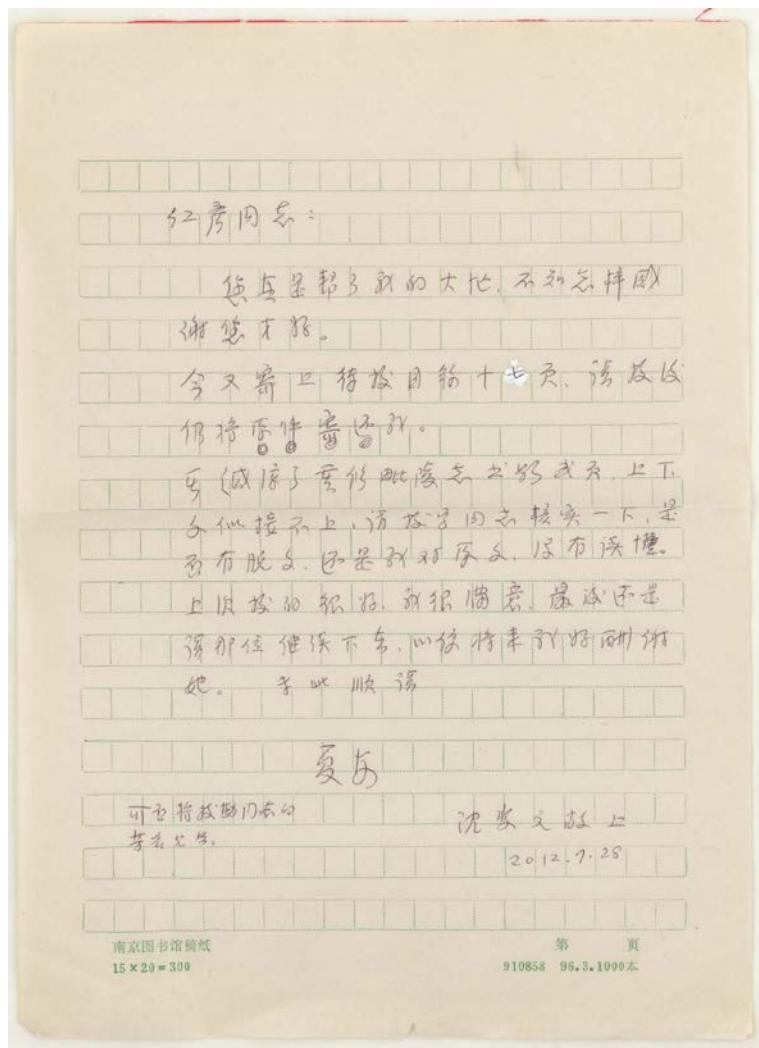


图4 2012年7月28日沈燮元先生来信

其后根据沈先生的要求，校稿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李文洁。这之后沈先生心情似乎放松了，信中对我的称谓也随之变成了“红彦契友”，内容也不仅仅是核对黄跋的事情，还时常告诉我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特别是慨叹有钱人多，买古籍作为投资手段，让公藏单位无法购买到珍贵书籍的遗憾。有时则是说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国图出版了他感兴趣的书籍希望寄赠。

再往后，您经常打电话安排一些查核的事情或者垂询一些信息。时间多是周末下午2、3点的时候，或许这个时间段正是他集中核对士礼居题跋的时间吧。

再之后，沈先生不再写信了，而是“与时俱进”，写出需要核对的内容，通过南京图书馆的周蓉用微信的方式把需要核对的内容发给我，在部门李文洁、郭静两位女史配合下，只要库房开放的日子，基本上都是当天用微信把书影发回。最后的一次是在2022年的5月9日，周蓉发来微信，当时疫情正紧张，扫描的单位没有正常入馆，所以回复时间迁延了20日。之后就没有接到沈先生核校黄跋的通知了。中间我曾经在电话里询问，您的书什么时候出版呀。老人家说“不要着急，还没核对完呢。出版的时候肯定有你的一本嘛”。我便一直期待着带着温度的、有您签名的样书。听说书已经快出来了，得到老人家的签名本却成了奢望。

2022 年《但是还有书籍 第 2 季》上线 B 站，一辈子都在默默耕耘的沈先生成了“网红”，沈先生却对大家说：“人家讲你要活到 100 岁，我说对不起，我不想活到 100 岁，我告诉他 5 个字，过好每一天。”说得轻松却振聋发聩。这个片和这些话让沈先生在年轻人口中有了“南图扫地僧”的雅号。这位扫地僧却不管大家如何议论、崇拜，依然日复一日上车、下车、看书、校书，与书为伴。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过去常用博尔赫斯《关于天赐的诗》中“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来描述图书馆和读书的美好。从这个意义而言，沈先生不过是换了一个读书的地方，他去了有诗和书的远方，那里有曾经和他一起做“总目”的老朋友，那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2023 年 4 月 3 日